

簪花

吳尚尚

楔子

月光灑銀，一泓秋水；佳人倚欄，隨風折柳——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

一。繾綣

臺上，水袖流仙--他是張生，她是鶯鶯；華燈珠簾，浮光人聲。花腔纏綿--他們互譜愛戀；層層疊疊，喝彩聲洶湧似潮。眼波流轉--是他負心，是她癡等；似投石入水，綿延繚繞夜空，漣漪圈圈，哀聲一片，而後驟然綻放如雷掌聲，華光流溢，瓣瓣熏花墜落繽紛。

台下，他是名生，她是名旦；他是教，她是學；胭脂堆中，他展臂摟著她似一折即斷的拂柳腰，為她黛眉攏煙，替她雙頰半染霞暈，讓她潤玉般的耳珠綴蕊。

戲罷，他為她細細洗去鉛華，鬢邊簪上一朵點點染露的花，覓她綿軟纖長的嬌軀入懷，沉醉在她飄逸縷縷花香的烏絲間，一盅雪梨銀耳羹，繾綣著水氣彌散在眷戀的氣息中……。

俗世裏，他們是戲子，是末九流，是賤人，老死不能入墳；但在他的生命裏，她就是他的神，而他是她最忠心的侍臣，甘心向她折腰膜拜。

為她如此如此的完美，如此如此的珍貴，如此如此的讓他的愛戀噴薄洶湧而淚流。

他用折梅紋瓷勺輕輕舀起一勺羹，吹散熱氣，再徐徐遞入她粉潤的雙唇間，唇齒間的溫潤香甜令她玉雕般的臉頰朦上一層紅暈。

就算為這薄薄浮動的霞光,連性別他也敢於替她隱瞞。

自古女子不可入戲,就如當初他也為她俊美的一面瞞過。終究謊言都是被用來拆穿的,這個過程卻是那麼的令人迷醉。

那晚首次他讓她唱〈十八相送〉裏的花旦,這個《梁祝》有名的橋段,她居然會再三推卻,卻推不掉他變得微暗欲碎的星眸。

於是,她衣帶飄搖,身姿如仙,搖曳著似水花腔,帶著英臺的火熱,絲絲痕跡隔著花燈的光暈猛烈敲擊著他的心。

她的演繹叫做完美,而他微醉的狂亂卻讓自己在拿手的段子中變得磕磕絆絆,木訥暗合梁山伯,唱完「回轉書館見先生」,留下「生」字的餘韻環繞在畫梁間。

急下,甩下激起的沸騰澎湃掌聲和此起彼伏的叫好聲。他跌跌撞撞的找到了她,離她三尺的距離停了下來。看她淡定的卸妝,仔細的束發,起身,然後與他相對無言。

盞茶時分,他向前,指尖劃過她的發巔,一把扯斷她的束帶,任她的發絲飛卷在午夜吹入的涼風中。他探手出窗外,拈來一朵幽花,拂在鼻尖深吸一回它的美。

魔魅一笑替她簪在鬢邊,她低頭嫵媚,柔聲說道:「謝謝」,他心頭一陣劇顫,星眸驟然綻放出璀璨……

二。虛空

他就這樣被她的一切所束縛,儘管那次演出讓他們成了紅極一時的名角,他更在意的卻是她的細碎。

正如此刻,在他失神的一瞬,她蜷縮在他懷裏反而柔柔喂著他熱羹。就像那個剎那之間愛上她的夜裏,他為她的愛深深感激,深深顫慄,動情流淚。

都說戲子無情,遇人三千只有她能令他慟哭,令他失控,僅僅是對他的愛的零

星回應，他喉嚨發幹，一陣緊縮，哽咽，熱流，而她一雙秋水似被浸皺，水光浮動，越過細長的睫毛滴落。

這對深情的人兒就這樣相泣如有哀愁，她顫顫放下瓷盅，抽身站定，恍如那個被戀上的秋夜。白玉般的臉上清澈傾瀉，鬢邊的花兒攜著露水瞬間崩裂，四散於情愁。

他起身伸出手欲撫去她的傷痛，可她卻避開了，剛好三尺的距離。他劍眉驟然一鎖旋即鬆開，俊顏悠然浮現笑意，魔魅染淚。因為他張嘴，無法發出任何一個音節，喉嚨火灼般難受。

他再次努力狂吼，他們的距離裏只有嘶啞在回應。他此刻的淚水不是為自己而劃過，僅僅因為無力出聲安撫她的心碎。

她毒啞了他，他卻明瞭她的傷悲。

香衣雲鬢，貴賓良駒，美酒珍饈，悅耳絲竹。還有纏綿花腔，作為消遣，必不可少。

皇宮不過讓這些消遣更為糜爛，也就更有理由攝取最耀眼的光芒。就像這次廣擇天下名角入宮為天子賀壽，到他們戲班，他們之間卻是二擇其一。

「這樣最好……」她更深的低下頭，再望向他的時候淚痕早已被妖嬈替代，「謝謝。」她嫵媚一笑，韻致無雙。

當然，無法唱戲的戲子什麼也不是，他也一樣。

未現白髮不到天涯，每每午夜夢回，耳邊縈繞的是如此喃喃細語，帶著輕撫的顫慄：「萬丈情緣寸寸碎，尚有何言對故人。一場好夢匆匆醒，心已碎，意難伸，從此不到錢塘路，怕見鴛鴦作對飛。」

然後他會綻露歡顏，上天待他是不薄的。是他太執信舊日誓言，明知是如此收場，仍迷戀燦爛俗世不放，強求與她共醉一場。

他不是早知梁祝是這樣的結局嗎?為何為何還硬要同她上臺細嘗。

他笑得是那樣開懷,溫暖,仔細,認真,以至每笑一次月色朦朧點就半熏了他的發邊。

當銀絲勝雪,不浸半分雜色的時候,他醒了--陽春三月,舒風拂柳,暖陽細碎,花瓣紛飛,在他左右。

就著花香沐浴潔身,迎著陽光整衣束發,撫著清風吟鶴焚香。

以天、地、茅屋為幕,澗水、碧草、繁花作臺,雲氣繚繞為裳,翠竹臨風譜曲,彩蝶繽紛伴戲。

一個孤寂的靈魂,就這樣日日月月歲歲,在蒼穹下陋屋前,以最高貴的技藝,邀萬物同台顛笑紅塵。

美,總會有它無可替代的觀眾。

鏤花窗前,一抹秀色--難掩,金枝玉葉,雲緞攏霜,融雪生煙。

他的美、他的技藝、他的沉寂與天地間的四季交融在一起,倒映在一雙清澈的眸子裏,直到成了無法抽離的印記。

湛藍長空,相邀碧竹。

青山綠水,蒼山暮色。

水袖飛卷,青霧綻露。

澈目變幻,天光旋動。

長身玉立,繁花落葉。

銀絲流瀉,月華似水。

三年三年,可否歎流水卷落花,他激起的潮起潮落最後該如何把她放過。

每念及此,她總會用一朵白蓮點綴缺口,也許是時候該在初雪未融的地方,再賞

一次他對自己心的流放。

三。故人

恍然，劇顛令他忘了方向，就在他抬轉星眸的瞬間，迷離。四月，桃花壓枝疊放，飛墜撲面而來。

攜著白透著粉，綴色淹了蒼茫，一瓣溫潤盈滿醇香撫上他的俊逸。

幻色，初雪未融哪來的桃花。除了翠竹下那如夢似幻的人兒，讓他誤以為是她--終究，不是，會不會他的時空再也不會有她的痕跡留下。

於是，他唯有繼續嫵媚暖陽的潤澤和夜色的失神。

「四月」，春風輕吟，暖玉生香，含珠啜玉，這是多久多久的時間沒有聽見的溫軟，「我的名字」，他突然無比思念她的聲紋，習慣，獨自一個人。

修長的手指撚來的夕陽微暗，然後張張嘴道：「回家」。

依舊只是風吹過，大音希聲，想到這裏，轉身的一瞬他失笑了，自嘲。掩門，黯然雨夜。傾國傾城，失笑時分，足夠震撼一個靈魂。

他是出塵的，他是寂靜的，他果然是帶傷的，他也是她所要的。

落霞醉了她的臉頰，碎步踏錯雲履湛雪，這樣的想法太狂亂，也無法自拔。他的完美她只能看無力聽，體虛最終使她的聽覺幻滅。

他應該擁有天籟的魅惑，來釋放她的寂寞。葉落風花碎，轉眼朱門已入眼。

幾叢翠竹簫蔥，嵌露其中，折射著陽光的細碎灑金。輕移蓮步濺上的珠玉，炫耀著淡淡金芒，燦爛了她勝雪白衣。

舊地，他仍在，那麼她也在，各有暗傷在彼此觸手可及的地方。

這只是她的一廂情願，果然是多想。當斜陽泛出水紋波光，沾染上他廣袖在空氣中曳過軌跡的地方，她先開口澀澀道：「謝謝。」

旋即欲走,粉色發帶卻被竹枝羈絆,散落開來。

烏絲纏綿著桃花香飄落滿肩,驚慌失措時分,兩道朦朧的微光眩暈了她的眸,回首,被他俊顏上輕輕滑落的清流所桎梏。

在戀上他的第三年零兩天,他在她面前潸然淚下,原因當然不會是她,她能做的僅僅是與他一起沉寂在春初的凋謝裏。

這是她對他的差錯,他們的時差,她有算過。

終究,他在最後一抹霞光飛散時開口:「荒唐。」苦澀一笑,依舊轉身,掩門。

四月微微屈身,煙色籠地,水蔥般的玉指拾起緞帶。凝視良久,水色翻飛中一抹粉色已被流連在了翠枝巔。

「小姐,今日習出閣之禮。」水聲如潤玉撒落,她情願窒息在細翻層層花浪的胭脂水光中,從紫檀盆的另一端浮上,似一尾銀魚劃出曼妙的水痕。

出水芙蓉,嬌嫩欲滴,神色卻始終清冷,淡淡道:「我知道了,月光你下去吧。」

著上絲絹質蘭紫色褰衣,端坐鏡案前,打開妝奩。

淡掃出黛色月棱眉,均上霧靄腮紅,抿出聖檀心痕的唇妝--完美高貴;紛繁層層丹紗描金牡丹鏤花裝,輕挽薄霧垂雲髻,斜斜插上點綴碧璽織翠鳥羽尾的如意簪--國色天香,絕色了殘陽。

她始終是要去見他的,即使她註定不是他眷戀的。

哪種都好,但求一個收梢。

可這個時節的淒涼終要綻放,就像有些憂傷終要以飛墜收場。

「月光?」她訝然,旋又明白,月光僅僅想沿著唯一的小徑,尋回四月的發帶。

故道煙雨稀,野雲暗淡彷徨了淒迷。執劍少年長情時會說:「劍就是我的生命,因為它只為守護你而鋒利。」

關乎戲子,細雨瀰漫,那麼他的油紙傘就只為那一個人遮雨。美人清似鶴,望如仙。

「月光!」她的世界明明無聲寂寥,為何為何這樣的寂靜在他面前瞬間崩裂。

四月清清楚楚的感知他開口時分,風生水起,雲氣彙集,最後都幻化成兩個字--月光。破碎中的影像,是月光鬱結的容顏,就在霍然回首的時間。似折翼的蝶,憔悴的寂寥是劃在雨幕邊,倒在他懷裏最後的弧線。

他環抱月光的姿勢叫做習慣,伊人玉殞香銷蒼老了他的絕豔。

她突然想起月光的話:「進,有去無回;出,為奴為僕。他是不可以受苦的那個,應該擁有自由。」愛情至始至終無關乎陰謀,她還能做什麼,只能夠,走。

四。姊妹

「小姐!小姐!」仿佛有人在催促,猛烈的晃動是源自天邊,還是鬢旁?水氣升騰中她無法分辨,這撕裂的疼痛。

星眸半眯半闔,勉強可見月光焦急的臉,月光!

四月豁的綻開雙眸,暗傷立刻找到宣洩的出口,淚似泉湧。依舊身處浴盆,暖水絲柔嫩滑若夢,夢?

「月光!」她反身抓住月光的手,因為太用力,美變得些許扭曲。

月光措手不及,訝然:「小姐?」旋又心疼道:「被魘住了吧,別怕,月光一直在這裏,小姐,要起身嗎?」

月光說著用錦帕細細拭去她的淚水,卻越湧越多。月光只是拭著,直到她無淚可流,然後開口:「又為月光流淚?」

「又?」凝視著月光花蕊般柔嫩的唇。她恍然想起初見月光,戲臺上,睥睨了

所有喧囂。輾轉,憂傷,飛卷間,霜雪漫天,撕裂了斜陽,卻又盪氣迴腸。

那刻的月光令她自慚形穢,淚流滿面。她註定不能成為,如此有勇氣的女子。
於是,她成了她的侍女。

兩個她,就連自己也無法分辨,究竟月光是她的侍女,還是她是月光的侍女。那麼她們就相稱以姐妹,維繫彼此的怨尤。

即使如此,月光也不可以死,她極怕夢裏的凋零會重疊於現實。春未至,終究在她華貴的一生裏還經不起誰人的消逝。

她亦辨不清哪邊是現實,但殘留徹骨的疼痛依舊隨著心跳,牽引著波瀾,漣漪未平。

「沒事了,月光……我有點餓……」她輕輕吸了口氣,壓住了情緒大起大落後的痙攣。

「梅花嵌絲糕,櫻桃薄荷甜湯……月光現在就吩咐堂下準備。」月光說完卻沒有要走的意思。

聰慧如月光的女子,看出了自己的欲言又止?

「呵呵,月光果然最明瞭我的喜好。」勉強牽動了動嘴角,試圖勾勒出一個微笑,才發現自己並不是戲子,根本做不到想要的那麼好。

月光靜靜地望著她,水色眸子中琉璃過一絲哀傷,沉默。

「我真的沒事了,剛才確是魘住了……寬心吧,還有……謝謝。」淡淡的說完,向著月光終於綻露暖陽般的微笑。

「四月真是,唉……」默然片刻,月光露出了寬慰又無奈的表情,退了出去。

疲憊,這是月光退下後,她的第一個念頭。

籠煙華服,未及沾襟。匆匆為嬌弱蒼白裹上一襲織錦素衣,放任烏絲紛飛繚繞,

遺忘了赤裸的雪足。

金枝玉葉,侯門千金,大家閨秀。此刻這個女子,掙脫了精緻的枷鎖,血液在冰肌玉骨下,澎湃奔走。僅僅為了阻止悲劇,挽救兩個,彼此絞纏的靈魂。別人的愛情,莫名甘心。

霜雪漸融的小徑,冷香濕軟。弱質纖纖,滑似綢緞的玉足,菱角間已然盛開了梅花瓣狀的血痕,迤邐了春暖花開前的荒蕪。

疼痛的某個瞬間,四月突然有這樣的意識:如果是自己的愛情,她,還會不會有勇氣去奔跑?

蹙眉,含雪的茅屋頂已遙見,只用穿過這層薄嵐。她卻突然駐足,一腔火熱登時熄滅。註定的答案:不會。

大腦裏一片轟鳴,似真又似假,心,疼得無以復加。

她的言行,無不牽扯到整個家族的名聲,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。這是多少年一直需要牢記的教誨。

瞬間,釋懷一笑。也許最大的勇氣就是,此身由人不由己,顧慮需周全。

接著明瞭,為何月光看自己的眼光會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哀傷,一開始,被憐憫的那個就不是月光,而是自己。

這樣想著,一陣眩暈,夜色潑墨般盲了眼。再次醒來,已然紅燭欲墜,錦帕喜服疊於案前。腳踝的傷早已包裹,婚期如常。

「月光,月……」還未喚完,月光做了個噤聲的手勢。握住她的手,扶她臥下,滾燙的淚滴滴灑了下來,飄搖了芙蓉幔帳。

她一驚,想掙扎起來,強被月光給按下。「怎會如此,如此不愛惜自己,我知道你是想逃的。何苦,何苦為我躑躅?我不怕受罰的。」

費力地，從月光開合不太清晰的粉唇間，看出了大概。原來暈倒時自己一直反復的道：「月光，月光，對不起，我無能為力。」

「你應該逃的，不可以有猶豫，即使是我也不可以，成為你的顧忌。今夜，記得狠心點……四月是月光，最憐惜的好妹妹……」月光說著，花萼般剔透的臉盤泛出了妖異藍光，珊枕膩，錦衾寒。

她欲言那不是逃，月光也不是自己的負累。當藍光幽幽迷離了她的眸，她知道唯有無言。

自己為了那個虛無的夢，迎接了一次蒼茫，還是沒有挽回月光。

「月光，月光，傻丫頭，真是傻」她把月光輕輕環抱在懷，喃喃細語又似夢囈：「是不是註定，不論我穿行在哪個時空，都無力救回你和他。」

如情人在耳畔蜜意濃濃，她緩緩撫去月光嘴角的熒熒藍色，再點點均在自己的唇間。

意識模糊的一刻，她伸手探向虛空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可不可以不要，認識你？」

五。夫子

「咳咳……咳咳……」喉間末茶茶香翻滾，肺陡然一涼，引得她一陣劇烈的咳嗽。手一松，瓷器墜地的脆音。

「天吶，小姐，小姐你好些了嗎？」侍女急步上前，扶她坐在檀木椅上，用薄絲帕，拭拭噲出來的殘茶，輕揉後背關切的問道。

「我沒事了。」胸口一松，吸了口微涼的空氣，睜開眼。

先入目的啾蘭蔻的指尖，順著指尖看見一位頗為睿智，鬚髮皆白的老者，眉宇間隱現不虞。

「這是？」她忍不住輕聲問道。侍女忙低下頭：「小姐，您在習出閣之禮呢。」

看不見侍女的唇，她仍無法明白此刻的情狀，只得道：「快叫月光來。」

侍女怔在了當場，一動不動，反而怪異的看著她。

見狀暗歎這丫環的愚魯，隧邊瞥那老者，邊再次催促道：「月光長年服侍，更瞭解我的狀況，還不快招月光來。」說到後面已經微現惱意。

「月光小姐，老夫勸你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座上的老者終於開口：「既然無意於這門婚事……」

「老先生？您，您剛才喚我什麼？」她清楚地看見這老人嘴角的弧度，熟悉的弧度，「月光？」

「哼！老夫不屑與女流之輩爭氣。今日來此是故人所邀，授你出閣之儀。月光小姐一無婚嫁之心，二者授業於你，先生相稱也無。看來要習的不僅僅是出閣一禮。」

「先生，先生請恕我冒犯，小女子絕無輕待之心，真真是肯請先生告知，方才喚我，喚我什麼？」說著澈眸沁紅，鼻尖一酸便要急出淚來。

「荒謬！自己姓甚名誰，豈有不知之理。」老者雖然陰著臉，心裏卻已有猶疑，看這孩子情狀又不似作偽。

「月光小姐，既不情願繼續習禮，那老夫告辭。」佯作起身，終是心懷惻隱，告訴了她答案。

卻見那精緻的孩子似一葉敗絮，廣袖蝶衣隴地，跌坐在了當場，絮絮道：「月光，月光，我是月光？我是四月呀，月光，怎可能……」越說淚越繽紛。

聲音漸漸放大，最後幾乎是聲嘶力竭的沖他吼道：「你騙我！你騙我！月光！月光！你在哪里，快出來呀！月光，她們全都是騙子，明明有你的對不對？月光……」

授禮儀的朱夫子,譽滿四海。經由他教出來的名門淑女,謙謙君子,不計其數。

每逢歲寒,閉門沽酒,紅梅樹下,自飲自酌。總會想起一位故友之女。

可憐的女子在婚前習出閣禮,卻竭力地喚著自己的名字,仿佛喚的是另一個人。

他永遠記得,那孩子被當作瘋婦抬出去的情景,使勁拉著從小就服侍她的丫環的手道:「你是待宵,沒有月光?你是待宵,待宵,哈哈哈哈哈,我真是傻,月光待宵,不都是等待曙光的夜花嗎?」

笑聲竟如此揉碎人心。

憶著這孩子的癡狂,有點寒意。他泯了口清酒,才微微回暖。歎口氣。

恍恍惚惚,印象中當年她流轉的雙眸,滿含感激的看了自己這個夫子一眼,又仿佛沒有。

到底有沒有?又為何感激?

癡兒,癡兒,有所執。

砌下落梅如雪亂,拂了一身還滿。

「呵呵,可笑可憐可歎,竟會與這些問題糾結。」說著,老人展懷一笑,抖抖鬍子上的雪道:「緣生則聚,緣滅則散,聚散如浮雲,去留天意。一杯甘霖爾爾。」

六。似真似假

水蔥般的指尖,傳來水紋漸涼,湖邊佳人方才驚覺。把幽幽浮來的一朵蓮花,簪在了鬢邊。

起風,該回房了。

蓮步輕移,搖曳間綻開朵朵繁花,究竟是不是有過小姐和兩個風華絕代的戲子?

她悠然失笑,明豔了弦月。

也許為了夜太美,僅僅是一場思緒在無邊夜色中朦朧的穿行。

一個註定要困頓在浮華裏的靈魂,也只能在這樣在內心深處開出段段波折,嫵媚……

後來民間傳出一幅畫:水色湖岸,清冷佳人,寂寞了流光水色,絕望了似水流年。

夜未央。

無人明瞭,誰人的筆下,曾繪出如此的絕豔放肆。

這幅畫淺喚《簪花》。

直至無人知曉有沒有這樣一幅畫,這樣一位才絕風流的畫家……

到頭還如一夢中。